

1208

安慶文史資料

第一輯

(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)



政協安慶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
安慶市編史修志辦公室編
安慶市檔案館

目 录

安庆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·····	鲁尧贤 (1)
辛亥革命前后之安庆·····	(17)
<u>辛亥革命前安徽之革命文化运动</u> ·····	(23)
徐锡麟革命烈士事略·····	凌孔彰遗稿 (25)
徐锡麟烈士殉难后的革命余波·····	王华章 (30)
<u>辛亥革命前后安徽军政概况</u> ·····	龙松麟遗稿 (33)
安庆辛亥革命始末·····	史沛然遗稿 (37)
<u>辛亥年安徽军民起义独立之经过</u> ·····	吴纯嘏遗稿 (41)
<u>安徽新军参加辛亥革命与成立</u>	
<u>“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”始末</u> ·····	张绩亭遗稿 (44)
熊成基有关辛亥革命事略·····	郭寿康遗稿 (47)
辛亥革命与安庆·····	张汉卿遗稿 (48)
<u>安徽军阀时代军政概况</u> ·····	郭寿康遗稿 (50)
辛亥革命在安庆的浪花·····	方怡昌 (57)

安庆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地位

魯光賢

安庆人民的觉醒和革命组织的形成

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，安庆成为保卫天京的西大门，英勇激烈的安庆保卫战，在这里搏斗了将近两年。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，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，在安庆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随着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，安庆人民也无法幸免的遭受到外国侵略者的直接压迫。一八六九年十二月，爆发了反对英、法传教士的斗争。安庆福音堂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密道生和卫养生，借口安庆人民贴出了反对教会的帖子，在这年十二月五日，坐着轿，大摇大摆的赶到龙门口府学宫，要求道台查办散发揭帖肇事的人，激起了考生们的愤怒，当场把他的轿子掀翻，接着又高呼“打洋鬼子”。赶到教堂，把家具打的精光。教士韩石贞化装逃往上海，密道生和卫养生逃往九江。这一斗争进一步擦亮了安庆人民的眼睛。

一九〇〇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，八国联军进入北京，安庆不少青年也和全国青年一样，悲愤交集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。如陈仲甫（后改名陈独秀），在一九〇一年东渡日本留学，参加了“励志会”。一九〇二年，传闻清政府和帝俄签订密约，陈独秀与潘赞化（桐城人）返皖，与安徽大学堂、武备学堂的学生柏文蔚、郑赞丞等，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，假藏书楼发起革命演说会，痛斥清廷卖国。还在藏书楼辟一阅览

室，陈列各种由他从东京、上海等地带回的革命书刊，传播革命思想。为当局所忌，又东渡日本。

一九〇三年，帝俄在我东北违约不撤兵。东京留学生黄兴等组织拒俄义勇队，决心以尚武精神，开赴东北战场。陈独秀也是义勇队的成员。不久，日本根据清朝政府的要求，勒令解散义勇队，独秀大愤，接着又被遣散回国。在安庆组织安庆励志学社，进行军事操练。五月十七日，陈独秀在安庆组织一个有三百人参加的集会，陈在会上要求大家赶快觉醒起来奋斗，以避免被列强瓜分。会上决定成立安徽爱国会，推陈独秀为该会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。还准备以此为基础，联络上海爱国学社东南各省志士，进一步成立国民同盟会。两江总督侦知安庆藏书楼演说会（外界只知演说会，不知青年励志学社。）与东京抗俄义勇队有联系，便秘密命令安徽巡抚提拿为首分子。陈独秀走上海，安徽大学堂开除了十数名“议论拒俄”的学生，励志社遂星散。

一九〇四年春，陈独秀由上海回安徽，在安庆的桐城学堂当教员，并创办《安徽俗话报》，宣传革命。

一九〇四年二月，安庆武备学堂头班学生毕业后，安徽巡抚就叫招募新军三百人，归学生训练，名叫武备练军。有不少知识分子加入。如柏文蔚也投身武备学堂练军。当时与柏文蔚同时录取入学的同学，有杨簪龙、李孟洲、李幼卿、胡万泰、李乾玉、李士善、田次壩、余申甫、张石泉、张孟繁、孙叔真、李德珊、张树侯、刘松甫、王化崇、倪映典、熊成基、龚维鑫等。其中，寿州青年以秀才身份投笔去安庆武备练军当学员兵的就有十三人。柏文蔚便发起组织“同学会”。“是会不分省籍、学籍，只有志同道合”。其宣传品，有《猛回头》、《革命军》、《警世钟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记》。熊成基

读了《扬州十日记》流泪不止。安徽革命组织于是有了雏形。

一九〇五年暑假，柏文蔚和陈独秀访问皖北，联络同志，使全省的革命力量有了中心。柏文蔚所领导的安庆武备练军革命力量，陈独秀领导的芜湖安徽公学革命力量，很快联合起来，成了岳王会的组织基础，不久，岳王会就在安徽诞生了。岳王会的成立，标志着安徽革命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。

岳王会成立后，由陈独秀为总会长，总部设在芜湖。南京、安庆为两个分部，安庆分部由常藩侯为分部长。一九〇五年，安徽开始筹办新军，武备练军停办，原来的练军成员，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，俗呼老三营。薛哲、倪映典、熊成基等在练军停办以后，则赴南京入南洋陆师学堂继续深造。留在老三营的有毕靖波、倪树屏、张汇滔、肖良璞、薛子祥、范传甲、张绳武、石德宽、石德鉴、郭星五、石汉卿等。这时参加岳王会安庆分会的有二三十人。常藩侯来安庆后，又建立了外围组织，巩固了岳王会的领导地位。

一九〇六年秋，安庆督练公所成立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五种弁目训练所。老三营的人员均分别编入训练所。当时，岳王会同志感到革命非有武力不行，便确定新军为主要的争取对象，大力在其中发展会员。为了加强对新军的领导，常藩侯就投身炮兵弁目所当学员，其他如吴暘谷、袁子金等也参加了弁目训练所。五个队每个队都安排有革命同志。他们推食解衣，亲如兄弟，谈到清朝政府，残暴祸国，没有不愤激涕零。

岳王会的核心领导人物，除常藩侯外，还有袁子金、薛子祥、范传甲等。

徐锡麟与巡警学堂起义

一九〇六年春，光复会的重要领导成员徐锡麟，也以候补

道员身份来到安庆以巡警学堂为基地，积极发展革命力量，准备武装起义。

徐锡麟字伯荪，浙江山阴（绍兴）东浦人，在年纪很轻的时候，就开始学兵法，准备反清革命。

经表叔俞廉三的推荐，得到安徽巡抚的重用，担任了安徽巡警学堂会办。学堂设在安徽城里东北角的百花亭。一九〇六年清廷诏各省办巡警学堂时才建立。锡麟得此重要职务，就暗中加紧进行革命活动。平日以身作则，督课甚严，出操讲话，言辞激昂，常灌输学生以振兴民族、爱护国家的革命思想。大雨烈日，行不张盖，衣冠淋湿，也不顾惜，受到学生爱戴。从学生和教职员中发展一部分骨干。利用合法身份，广泛交游，与兵备处提调胡维栋、马营管带倪秉章（又名倪映典），军械所负责人周家煜，来往亲密，准备在起义时作为依靠力量。光复会另外两个会员陈伯平、马宗汉先后来安徽，也就职巡警学堂。每逢假日，锡麟借郊游之名，有时到大渡口附近芦苇丛中开会；有时，出集贤关游览石门湖、龙珠山、观音阁等名胜，暗中窥察形势。密刻木质印信一方，文是“江皖革命新军总司令印”，并印好了数千张反清布告。

一九〇六年，光复会员在上海开会，决定先在湖南萍乡起事，然后各方面起兵支援。谁知还未行动，上海党人杨卓林等被捕，在湖南牺牲。湖北党人胡瑛等又在湖北被捕；湖南党人宁调元等又被拘于湖南，已不能按原定计划行动。这时浙江的秋瑾，革命活动却很有成效。一九〇七年正月，被公推为大通学堂帮办，学堂成了绍兴、金华、处州等府会党联络地点。她把浙江的光复会成员分为十六级，推徐锡麟为首领，并于这年春，秘密来到安庆，和徐锡麟会商以后，订出了皖浙起义的行动计划。这个计划具体规定：浙江于七月六日起事，安庆在七

月八日举事。秋瑾在金华举事后，带起义兵经处州出江西来安庆，与徐锡麟安徽起义军会合。徐锡麟还联系了皖北会党，他们也决定同时举事。

以安庆为中心的起义计划订好以后，在起义前夕，徐锡麟又召集陈伯平、马宗汉、总教习潘缙华、六、七个学生骨干以及安徽新军中的倪映典、薛哲和周家煜等人，在大渡口芦苇洲上开会，订出了安庆起义的行动办法是：在七月八日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，邀请巡抚和各司道都来参加，在会上先枪杀恩铭，造成群龙无首，然后，薛哲等在城外发动新军起义，占领安庆。成功后，会合秋瑾和皖北的两处起义军，进攻南京。这次会后，就分头积极准备行动。

在徐锡麟和秋瑾正在议定起义的时候，上海的清方侦探逮捕了革命党人叶仰高，押送南京。经两江总督端方酷刑严讯，叶仰高叛变，将所知同党供出。但他供出的只是党人的别名或暗号，端方将名单告知安徽巡抚恩铭，嘱其缉拿。恩铭接电，召徐锡麟商议。却不知名单中第一人就是徐锡麟。徐锡麟一面假意布置警察缉拿，一面回复恩铭：“职道已派人查拿去了。”恩铭被蒙在鼓里，还深信不疑。锡麟知时机非常紧迫，稍一退步，便前功尽弃，决心按约定时间起事。

原订七月八日举行起义的计划，因为安徽巡抚恩铭要赴幕友张次山母亲八旬寿诞，指定七月六日举行巡警生毕业典礼，徐只得把起义提前举行。

七月六日早晨，徐锡麟在校集合学生演说。徐锡麟说：“我此次来安庆，专为救国，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，诸位也总要不忘记‘救国’两字，行止坐卧，咸不可忘，如忘两字，便不成人格。”反复数千言，慷慨激昂，可是学生并不了解他的用意所在。上午九时，恩铭及文武官吏陆续到警校礼堂。致词

毕，锡麟请恩铭到操场上行毕业典礼。先由官生行鞠躬礼，恩铭刚回礼，兵生正要行礼，锡麟突然向前，行举手礼，并且把学生名册放在案上，向恩铭大声说：“回大帅，今日有革命党起事”，发出了事先约定的暴动信号。恩铭惊魂未定，陈伯平即上前向恩铭投一炸弹，可惜没有爆炸，徐锡麟立即从靴统内拔出两支手枪，射向恩铭，因眼近视，恐不中，于是连续放射，恩铭身中七枪，由部下狼狈背走。臬司毓贤躲在深草地中，舆夫大喊：“大人何在？”寻得，抬回署中，已魂不附体。其余官吏都乘机逃跑。惟奸吏顾松被马宗汉捉住，徐立即杀之于廊下，恩铭回去不久也死了。

清吏逃走后，锡麟提枪回到礼堂，拍案大呼，说：“抚台已死，大家快从我革命。”警生跟随锡麟出校，按原订计划赶往军械所夺取枪支弹药。锡麟领前，宗汉居中，伯平断后，冲入军械所时，只有三、四十人。军械所负责人周家煜，原约定打开弹库，接应锡麟，谁知他却中途动摇逃走。周把弹库钥匙带走，外面只留有五门巨炮和几发炮弹。锡麟得不到子弹补充，只好命陈伯平守前门，马宗汉守后门，另外派人出城，通知新军薛哲、倪映典前来接应。不料城门已闭，送信人不能出城，和城外无法联系。下午，张勋的巡防营入城围攻，情况非常危急。陈伯平向锡麟建议，使用大炮，一炮吊打巡抚衙门，一炮吊打北门城楼，然后乘势冲出城外。锡麟说：“城内用炮，要伤多少人民，我们革命目的是要杀那些满清官吏，决不能多伤害老百姓”，没有同意。最后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陈伯平中弹身死，马宗汉和学生三十多人被清军捉住。徐锡麟化装翻房到大珠子巷王老太家躲藏，也不幸被捕。至此，起义失败。

锡麟被捕后，抚幕张次山、藩司冯煦、臬司毓贤共同审讯。毓贤叫锡麟跪，锡麟怒斥道：“你不要洋洋得意，你要是

慢走一步就被我杀了。”张次山和冯煦询问锡麟，锡麟拒绝不理，清军没有办法。接着叫锡麟供同党，锡麟又不发一言。后来又叫锡麟写口供，锡麟索笔奋书，立即数千言，详说革命道理。

满清官吏为了发泄他们对徐锡麟的刻骨仇恨，残酷的把徐锡麟的心肝挖出来给卫队炒食。这种残酷的兽行，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表示了强烈的憎恨。他说：“从盘古开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，……吃到徐锡麟。”“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，你们要不改，自己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。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。”徐锡麟牺牲时年才三十五岁。

马宗汉被捕，满清官吏严刑拷问数十日，也一无所得，最后于八月二十五日被杀害，时年才二十四岁。

在浙江，秋瑾原约定七月六日起事，后临时改为七月二十日举事。安庆起义失败，清廷大索党人，发现与浙江联系的线索，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敭。曾敭叫绍兴知府贵福，赶在六月十号之前，派兵围住大通学校，把秋瑾逮捕杀害，浙江起义计划也告失败。至此，光复会员徐锡麟和秋瑾共同计划的皖、浙两省起义彻底失败。

这次起义虽然失败，但对推动全国人民的觉醒作用很大。一年后，清廷打算把杀害秋瑾的凶手、前绍兴知府贵福调任安徽宁国府知府，由于宁国府人民恨他是屠杀革命志士的凶手，掀起了“拒贵运动”。各县代表到芜湖开会，研究拒绝贵福到任的办法，开会那天，参加会的男女老幼不计其数，说明了群众的觉醒程度已达到何种地步了。

前仆后继的马炮营起义

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在安庆起义，安庆新军中的革命党人，未来

得及响应，便告失败，这是革命同志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情。清廷残杀徐锡麟烈士，更使他们万分悲愤，决心替死难的同志报仇。徐锡麟密友、岳王会负责人之一的范传甲，在徐锡麟牺牲后沉痛宣誓：“伯荪（锡麟号）伯荪，我一日不死，当成公之志”。

这时清廷大肆捕索革命党人。因为陈独秀东渡日本，岳王会芜湖总会无人负责，岳王会的重心转移到了安庆。岳王会安庆负责人常藩侯，为避免株连，暂避定远萃华学堂教书，岳王会就由范传甲、薛子祥、熊成基等人负责。一九〇七年冬，倪映典由南京返回安庆任马营管带。倪和熊成基、范传甲等商定在这年除夕起义。在起义前，派范传甲到南京联系诸军，届时响应。不幸消息走漏，倪被清廷撤职，秘密前往广州。这是岳王会在安庆准备武装起义的第一次计划。因为倪映典的去职，这次起义未遂。

倪映典离开安庆后，熊成基被推举为岳王会主持人。熊是江苏人。先在安庆练军武备学堂毕业，后又入南洋炮兵学堂学习。毕业后，初分配南京军中为队官。熊认为南京虽是长江咽喉，但不是上游门户，又清兵林立，不容易攻取，便决心再回安徽。熊成基由南京调回安徽以后，就积极奔走，联络同志，在同志中颇有威望。新军三十一混成协统领顾忠琛欣赏他的才志，先调他任炮营队官，后来又要升他为一个营的管带。熊成基考虑到起兵革命，炮队实力较优于他营，坚辞不就。他牢牢地掌握住这支有革命基础的近代化兵种，终于成为武装起义中的主力。

一九〇八年秋，清政府下令调集南洋各镇所新军，在安徽太湖举行会操。安庆岳王会的革命党人，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失去的良机，可以一举而得敌人的数以万计的新式武装。于是，

便派人和参加会操的各省军中的革命党人联系，新军人数虽有数万，但大都有枪无弹，只要革命党人的枪声一响，他们是会携械归顺的。与此同时，还准备举兵攻下安庆，夺取弹药，支援太湖起义军，然后北上与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会合，直捣清朝政府的巢穴——北京。以上就是岳王会在起义前的大体规划。

当时安庆的革命力量，分布在新军中充任中、下级官佐的有六十一标三营管带冷遁；六十二标二营的薛哲；炮队队官熊成基等。范传甲、易桂安、张劲夫等均在各营充任弁目（排长），他们在安庆杨氏试馆内设立了一个特种机关，专事指挥起义的准备工作。岳王会先推冷遁负责指挥全军的准备事宜，薛哲为副指挥。因范传甲赴南京联络第九镇新军的时候，又泄漏了风声。两江总督端方遂委派其心腹余大鸿来安徽监视新军，逮捕了冷遁，并把倾向于革命的三十一混成协统顾忠琛撤职，改由余大鸿接充。

就在这个时刻，清廷又派坚决反革命的朱家宝接任安徽巡抚。朱家宝早已知道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“不甚可恃，心窃虑之”。江督端方也“尤以皖军为忧。”所以朱家宝在赴任前，在南京与端方“筹商连日”，“定计俟秋操后大加整顿。”就是这样，在岳王会筹划起义的同时，反革命清廷也正在计划对策。双方均摆开了阵势，斗争形势非常尖锐复杂，瞬息万变。

在十一月十四日（阴历十月二十日）朱家宝赴太湖阅操之前，他为了太湖会操的安全，对安庆参加太湖会操的新军，进行了严格的审查，凡是被认为不忠实于清政府的或是稍有新知识的官兵，均被留下，不让前去。革命党人几乎全留在安庆，未能参加会操。这一预料不到的变化，使岳王会第二次制订的太湖操场起义的计划又告破产。

革命的烈火燃烧着革命党人的心，他们跃跃欲试的革命热情，不是任何力量所能抑制的。岳王会在冷遯被捕后，又推熊成基为全军指挥。太湖操场起义之事既不能实现，熊成基、范传甲等便准备以他们所已掌握的力量发动起义，争取南京、寿县一带革命党人的响应，并在攻下安庆之后，驰往太湖解决参加会操的新军。这时，突然传来了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亡的消息。岳王会同志认为这两个最高统治者的相继死亡，统治集团内部必然混乱，是天赐良机。就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在杨氏试馆召集紧急会议，推熊成基为“安庆革命军总司令”，决定于当晚行动。会上，熊成基发布作战军令十三条。熊在军令中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、双方布防情况等，周详地安排了起义的步骤和方法。

散会后，大家就分别回营，按照计划进行。当晚九时，举火为号，马炮两营，同时起义。东门外的炮营，在熊成基的直接发动下，士兵踊跃效命，惟营管带陈昌镛不赞成，该营正目张鸿光、士兵黄节等击毙陈昌镛。熊率全营官兵，开赴北城。经过步营，标统蒋与权跪在路边迎接，士兵早经联系，纷纷踊跃参加。西门的马营，在革命党人张烈、田激扬、周正锋等领导下，把马营管带李玉春，砍伤赶跑，把马营全部人马，开往城北。马营和炮营在北城会师后起义军已发展到一二千人，即开往菱湖咀子弹库。守库的正目范传国，是范传甲的胞弟，见起义军来到，开门迎入。起义军取得子弹后，转而攻打北门，烧毁北门外测绘学堂的步兵营房。该营士兵也参加了起义军行列。至此，城外已无敌军，于是便集中力量围攻安庆。按照会上决定，住在北城脚百花亭内的步兵队官薛哲负责开城迎接，因为薛哲临时畏缩，动作迟缓，未能及时前往，等到他听见城外枪声密集，带领部下百余人冲往北门时，巡抚朱家宝已派巡

防营加强了北门的守卫，因而踌躇不前，结果率部回营，以至城外起义的马炮营军无法顺利进城。

在城内还有一部分革命态度坚决的同志，因为受到所在部队领导的严密监视，也无法行动。如范传甲听到城外枪声，就积极准备率领辎重队在城内接应。可是他们所住的关帝庙的营房大门被封锁，党人又多有枪无弹，无法冲出营房。他急得无奈，就准备在营内放火，乘机冲出，可惜点火多次，都被反动的队官扑灭。后来，范传甲乘隙逃出营房，赶到杨氏试馆向革命党人黄如波探听起义军消息，黄告以起义军伤亡很重，难以攻破安庆，劝他换衣出走，范传甲悲愤交急，坚不同意，说：

“我要牺牲自己为死难的烈士报仇。不流血，革命怎能成功！”他又转回关帝庙营房，积极寻找机会，接应攻城的起义军，后因行刺清军协统余大鸿未成，被捕牺牲。

在起义军攻城时，住在江心的清军兵舰，见起义军势大，表示愿意投降，后来见到起义军炮弹多无引火线（必须攻破安庆，才能取得藏在督练公所 的炮弹引火线），炮弹落地不炸，数次攻不进城，朱家宝又派人许以重赏，遂发炮向起义军轰击。起义军防地被摧毁，伤亡又很重，内外受敌，难以久持，到二十日下午十时，熊成基决定改变策略，退出集贤关，向北进发，夺取合肥为根据地，联络淮颍一带的革命党人，再图大举。清提督姜桂题率兵从后赶来，熊回兵痛击，把追兵打得鸟兽般的四散，但起义军伤亡也很多。熊成基在群众掩护下，化装前往日本。

清政府在起义军从安庆撤走后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。张劲夫、田激扬、李朝栋、周正铎、胡文彬、张星五、张志功等先后被捕，从容就义；薛哲临阵退缩，也未能免死。朱家宝还专门组织了一个二百五十人的清剿队，分成五路在皖北各地扫荡。

每日限行四、五十里，严密搜查。据后人统计，这次被株连遭难的军人和学生有三百人之多。岳王会员隐匿起来，或流亡他乡。组织瓦解，安徽的革命运动暂时走向低潮。

岳王会首领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，是安徽地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，比徐锡麟起义更加有力地打击了清朝政府。熊成基很快从日本回到东北，继续组织起义活动。一九〇九年因叛徒出卖，在哈尔滨被捕。熊在敌人法庭上，大义凛然，严词痛斥。临刑前向沿途群众宣传：“同胞呀，我是一个为民倡义没有成功的首领。我的主张是打倒满清政府，拯救国家民族，并不是有满汉成见。现在，他们就要把我杀死了，我愿把自己的一腔热血，来浇灌自由的花朵，继我而起，大有人在，我的血不会白流，虽死犹生！”到刑场，刽子手叫他跪下，他横目不屈，刽子手强力捺跪不下，刀起而头落地了。东北三省人民听了无不落泪，加深了对清廷的愤恨。石德宽在马炮营起义失败以后，率领九十七名革命同志，秘密到达广州，与黄兴会合，在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中英勇牺牲，葬在广州黄花岗。

解放后，安徽人民委员会为了纪念岳王会发动的这次起义事件，在一九六一年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，规定了马炮营起义前夕的会议旧址——现安庆市红光街121号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永远纪念这一次起义的历史功绩。

安 庆 光 复

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炮声刚刚响过，在安庆，以吴暘谷为首的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同志，就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起义，赢得了安庆和安徽全省的光复。

吴暘谷，名春阳，合肥人。随同孙中山、黄兴等发起组织

“同盟会”，创立“武毅会”和学务分会”，是安徽军中最早参加革命的志士。他和熊成基同时在炮营担任官兵，熊成基炮营起义的思想准备，就是在吴锡谷的帮助下形成的。可惜熊成基起义时，他不在安庆，熊成基起义失败后，他遥望安庆，发表一片豪言壮语：“浩荡长空一挥手，云翻雨覆再来时”，决心百折不挠，再接再厉！

一九一一十月七日，吴锡谷由上海回到安庆和革命党人王天培、胡维栋、韩耆伯、史沛然、李乾瑜、陈安仁等，多次秘密会商，准备再一次发动起义，而武昌起义的号角吹响了。

安庆新军，为了争取强有力的后援，决定推吴锡谷到武汉联系。吴锡谷在武汉见到黎元洪。黎答应在在皖省独立以后，支援一协军火，并任命他为鄂皖两省联络员。吴锡谷在十月二十八日（农历九月初七）从湖北回到安庆，这时，安庆革命党人已约定在十月三十日晚起义。

起义时刻到了，炮营陈安仁、吴士英将管带赶跑，会同六十一标出发，但因住在集贤关的六十二标发生问题，不能及时行动，结果久久见不到六十二标到来，而城内又被新调来的江防营控制。结果，起义半途而废。到了十月三十一日中午，六十二标队官史沛然，带领官兵，奋起赶走了统领顾琢塘，占领弹药库，全标人马，拿起武器，充实弹药，向着安庆奔去。到了晚上，逼近北门，发出了联络信号，等待城内接应，可是城防已由江防营严密控制，城内的新军无从下手，而江上又有四条兵舰巡游，战局的变化，使起义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，起义又未成功。

朱家宝看到新军一再发生起义，感到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很大，难以控制，居然下令将新军工程、辎重、炮、马、步营以及陆军小学、测绘学堂，一律遣散，满以为这样做可以使安庆

永远为大清的江山。

可是武昌起义后，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，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。在全国，湖南在十月二十二日首先响应，宣布独立；同一天，陕西也宣布独立；三十日，云南独立；十一月四日，贵州独立；同一天，上海、浙江独立；……与此同时，安徽各地的革命党人，也纷纷高举义旗。皖北革命党人召集民军，赶走寿县总兵，先后光复了寿州、六安、凤台、定远、怀远、凤阳等县，成立了淮上军司令部，推王庆云为司令。孙万乘也组织民军占领了庐州（合肥），成立了安徽军政分府。程维周、芦慈佛等组织民军会合淮上军，光复了颍州。皖南的吴振黄等也联合驻军，光复芜湖，成立了军政分府。

形势的发展，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十一月五日，安庆革命党人和士绅童挹芳、洪思亮、黄书霖以及諮议局议长奕以珪告诉朱家宝：要认清国内各地的形势，不能再抱住宣统大腿不放了。要求朱家宝赶快调走忠实于清朝皇室的江防营，招回新军，改练民军，以应付变化多端的革命形势。

可是朱家宝却摆出一付“忠臣”的架势，大声疾呼：“家宝食清之禄，死清之事，城存与存，城亡与亡，无复多言。”

朱家宝原是袁世凯的爪牙，正当他决心效忠皇室的时候，却忽然接到袁世凯给他的密电：“宜顺应时势，静候变化，不可胶执书生生成见，贻误大局。”袁世凯心里打着小算盘，他计谋外挟革命势力，要胁清廷；内挟北洋六镇兵力，以控制南方的革命党人。朱家宝从主子的电报中，领会到这个奥妙，一夜之间，改换了脸谱，在十一月六日答复諮议局：“军心如此，民心如此，各省都独立了，难道我还敢一意孤行吗？你们开会讨论吧！我遵命执行就是了。”

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八日，安徽宣布独立，成立军政府，改

悬革命军五色军旗，并通电全国。由于吴锡谷以“东南未定，战事方殷，不能以一身羁留安徽。”推辞担任安徽都督。不出朱家宝所料，一部分认识不清和旧势力代表人士，仍推朱家宝为都督，革命党人王天培为副都督。王天培不满意让屠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朱家宝窃夺胜利果实，跑到諮议局严厉声明，限期交出都督大印，否则就以铁血相见。諮议局的一些地方士绅只好从朱家宝手里把都督大印要来，奉送给王天培。朱家宝迫于形势，打算暂时回避，离开安庆。

第二天，王天培自称大都督，以雷厉风行的姿态，下令官吏三天以内，军人半天以内，全部把头上的辫子剪掉，以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。很多人迟疑不愿剪辫子。朱家宝一见有机可乘，打消了离开安庆的念头，暗中勾结諮议局议长龚以珏和镇压革命的刽子手——旧巡防营统领刘利贞，煽动党羽，借一条辫子大做文章，好藉机赶走王天培。

几百人怀着怕杀头的恐惧心理，在朱家宝的暗中挑唆下，闯进了都督衙门，要求朱家宝不要离开安庆，好象朱家宝就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似的。朱家宝看到阴谋已经得逞，答应不离开安庆。他们又去找王天培，要王天培交出都督大印。王天培看到众怒难犯，采取了暂时退避的策略，于是，都督大印，又从革命党人的手里，转送给了清朝巡抚。

在这样情况下，吴锡谷苦于安庆革命党人缺乏自己的武装，决定到九江求援，以迫使朱家宝就范。九江都督马毓宝答应吴锡谷的请求，派黄焕章率领两千军士进抵安庆。虽然满清最后一个巡抚朱家宝在九江兵来后被赶出了安庆，但以黄焕章为首的江西军，对安庆进行了大劫掠，并且把吴锡谷枪杀。在安庆人民的愤怒抗议下，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以黄焕章为首的九江部队只好撤回。